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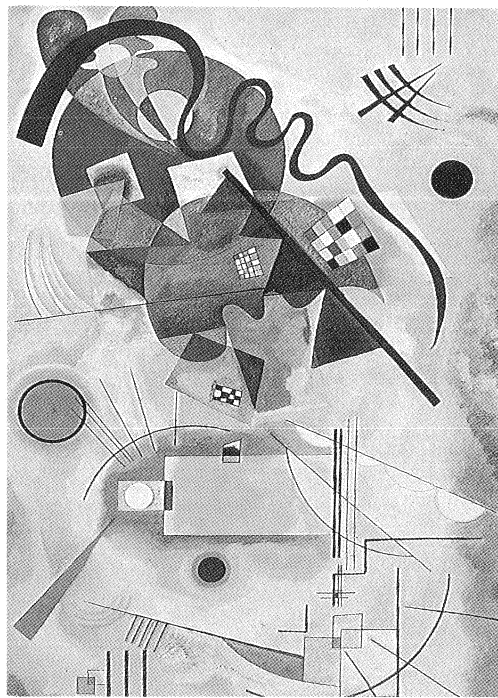
琴聲往事

醫三 陳毓隆

夜幕低垂，華燈初上，樓上一如往常地，開始飄來一陣琴聲。那是我六歲的小堂妹在練習她音樂班的曲子。可別小看她只是年僅六歲的小娃娃，人家已有三年琴齡，且實力不下於學琴五年的人了。在外不僅有碩士級的老師指點，回到家也有人督促用功，除嬸嬸親自坐在鋼琴旁鞭策她的愛女外，家中每位大哥大姊均是習琴八年以上的老手，不怕沒人教。在這樣得天獨厚的環境下，縱使她常耍性子不能教導，她的實力早超乎其它同齡學琴的小孩，動聽的旋律就如同定了時的音響般，就在每天傍晚傳出。

我不常回高雄的老家，但每當好久才回去一次，我就喜歡在傍晚坐在沙發上，聽著樓上一聲聲由細小手指敲出的聲音。才六歲的小孩，她的音樂少了技巧的穩定和情感的表現，卻多了分童趣。她可以跟你說：我彈的是火車的嗚嗚，是大象走路的声音，是小鳥在枝頭唱歌。雖然她說的這些，彈的曲子已經離我好遠好遠，但同樣的東西，在好久好久以前，也同在這個家裡，一個學琴的小男孩也曾對坐在沙發上聆聽琴聲的某個人說過。

十七年前，在父母半誘半拐的善意欺騙下，我參加了山葉兒童音樂班，開始學鋼琴，同時也到外面老師家裡上課。老師那時甫從家專畢業，年紀輕輕就來音樂班帶一群剛上幼稚園的小朋友唱唱跳跳。依稀記得，上兒童音樂班是很快樂的，孩子們盡情地玩鈴鼓、響板、三角鐵、在老師指揮下演奏出好聽的曲子；電子琴內含許多樂器的模擬聲，更是滿足我們這群小鬼頭的好奇心。老師如同孩子王，



啓開大家心靈中音樂的大門，引領我們一探究竟。她會把小孩們聚集到鋼琴前，彈課本內的一段旋律，然後跟我們說：「小朋友，你們剛才有沒有聽到蜜蜂的聲音？蜜蜂弟弟每天嗡嗡嗡嗡地到處採花蜜，好辛苦喔……」

相較於音樂班的輕鬆愉快，老師家中的鋼琴家教班顯得辛苦嚴格。剛入門的小朋友老師一律先給三本課本，每次老師先在每本課本上勾二首曲子，給你一個禮拜練習，下次來彈給老師聽，老師覺得可以，再給新功課，否則下次重來。幼稚園及小學時期的我好勝心極強，爲了讓自己的進度凌駕眾人之上，便每天花三個小時在練琴上，不只彈老師給的進度，老師沒給的也照樣先練起來，完全不用父母去盯，就憑好勝心和一點小聰明，一週內彈完二個月的進度，三個月把老師預計可使用一年的教材全部更新，當別人尚在彈小奏鳴曲時，我早已接觸貝



多芬、莫札特的作品集。進度雖遠超於同期學琴的人，但老師對你的要求也相對提高。同一首曲子，其他人只要音彈對，大小聲有表現老師就讓他過了，但我可以因踏板換得不順暢而下次重來。因心中不滿就在椅子上氣哭了是常有的事。至今想想，今天能在鋼琴上有一定水準，都要感謝老師當年的「特別待遇」。

很多人問我：「你學琴學多久了？」我的回答

常是：8年。實際上直到國三聯考前，老師嫁作人妻了，我漫長的11年學琴生涯才告一段落。問題出來了，爲何我要少報3年？原因是人們總喜歡把表現成果和修業年數併爲一談(實際上兩者沒有什麼關係)，而我自認僅有8年的水平，故如此回答。在前八年的一帆風順後，第九年我遇到了瓶頸，我赫然發現，我彈出的曲子和心靈的律動脫節了。縱使別人給我的掌聲依舊熱烈，但當你驚覺貝多芬在極大痛苦下寫出的「悲愴」，你所表現、所想的竟是一脈輕鬆鎮定時，那對我而言是很恐怖的一件事。我不輕易彈琴給別人聽，除非我確定有把握把曲子的意境和自己的心境融爲一體。這個固執，是對樂曲本身的忠貞與尊敬，如同宗教經籍不可褻慢之。我喜歡聽小堂妹說聲音的故事，及她邊彈邊唱的歡樂。音樂本來就是感情的產物，我不曉得爲何到最後逐漸對音樂無動於衷，快成了純手指運動，是太多的繁囂遮蔽了原本純粹自然的悸動，還是少了太多歷練去體悟刻骨銘心的感覺？

樓上的琴音停了，小堂妹忽然抱著一堆譜跑下來對著正在沙發上胡思亂想的我說：「哥哥，媽媽說叫你教我彈琴！」隨即掀開我家鋼琴的琴蓋，兩隻小手安放在黑白琴鍵間，然後回頭說：「哥哥，我彈老公公的聲音給你聽，這是我剛在音樂班學到的喔……」

